

晦菴先生語錄大綱領

三

宋板晦庵語錄

附錄上



太史范先生如圭字伯達
氏文定之家學問淵源有自
院後寓居建安建陽之溪南文公嘗請問
之遂以女妻其孫元裕今長紫芝書院

問忠恕一貫之說



熹頃至延平見李愿中又問以一貫忠恕之說
見謂忠恕正曾子見處及門人有問則亦以其
所見喻之而已豈有二言哉熹復問以近世儒
者之說如何曰如此則道有二致矣非也其言
適與卑意不約而合謾以布聞李文名侗師事
羅仲素先生羅常見伊川後卒業龜山之門深
見稱許其弃後學久矣李文獨深得其間奧經
學純明涵養精粹延平士人甚尊事之請以為
郡學正雅不復應舉而温謙慈厚人與之處久
而不見其涯齷然君子人也先子與之遊數十
年道誼之契甚深

某蒙喻一貫之說深所願聞忠恕未可便謂之一
貫也正如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
動與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皆未可便謂之仁蓋由
此可至於仁耳惟曾子端的見得忠恕決可至于



一貫故直指以告門人無纖毫隱秘實欲其事斯語也然則忠恕乃所以爲一貫何二致之有至于一貫則固無有內外邊際廓然四通八達矣又云向上一着却自頭上安頭也鄙見如此未知是否更望明辨勿憚往復之煩所與原仲兄李愿中問荅一貫始末幸全錄示三十年前嘗見羅仲素與文定舅氏論春秋之書後又見先吏部稱之觀原中師友本原宜其經明行修矣恨未識之耳吾子所論著與所知之佳士時以見告少慰孤陋乃區區之懇

某蒙示及一貫之說愈際精確今復有問焉經所謂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皆忠恕之義未審此是聖人之極致乎抑學者之事乎試深思之即可見矣更望明告勿憚往復之煩

查前書所謂忠恕者乃曾子於一貫之語默有所契因門人之問故於所見道體之中指此二事日用最切者以明道體無所不在所謂已矣者又以隨在各足無非全體也忠恕兩字在聖人有聖人之用在學者有學者之用如曾子所言則聖人之忠恕也無非極致二程先生所謂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地變化草木蕃者正所以發明此義也如夫子所以告學者與子思中庸之說則爲學者言之也故明道先生謂曾子所言與違道不遠者異動以天爾蓋動以天者事皆處極曾子所以言者是也學者之於忠恕未免參校彼己推己及人則宜其未能誠一於天安得與聖人之忠恕者同日而語哉若曾子之言則以聖人之忠恕言之而見其與夫性與天道者未嘗有二所以爲一貫也然此所謂異者亦以所至之不同言之猶中庸安行利行勉行之別耳苟下學而上達則亦豈有間隔哉

又蒙開論忠恕之義見處甚高所守彌固尤深歎服然忠恕一也而謂學者之忠恕未免參較彼己安得與聖人之忠恕同日而語則是有二矣此愚所以不能無疑也曾子之答門人乃直指入道之門欲學者之事斯語也子思有見乎此故述之于中庸何不同之有

喜前書所謂忠恕則一在聖人在學者則不能不異如孟子言由仁義與行仁義之別耳孟子之言不可以謂仁義爲有二則某之言亦非謂忠恕之爲有二也但聖賢之論各有所爲而發故當隨事而釋之雖明道先生見道之明亦不

能合二者而爲一也非不能合蓋不可合也強而合之不降高以就卑即推近以爲遠始倚一偏終必乖戾蓋非理之本然則乃所以爲不一也曾子專爲發明聖人一貫之旨所謂由忠恕行者也所指旣殊安得不以爲二然核其所以忠恕則其本體蓋未嘗不同也以此而論今所被教問曲折可以無疑矣不識尊意以爲然否若夫曾子所言發明一貫之旨其前書一再論之皆未蒙決可否其請且有以明之蓋忠恕二字自衆人觀之於聖人分上極爲小事然聖人分上無非極致蓋旣曰一貫則無小大之殊故也猶天道至教四時行百物生莫非造化之神不可專以太虛無形爲道體而判形而下者爲粗迹也孔子所謂吾無隱乎爾者不離日用之間二三子知之未至而疑其有隱則是以道爲形以日用爲忠恕粗迹故曾子於此指以示之耳此說雖陋乃二程先生之舊說上蔡先生又發明之顧某之愚實未及此但以聞見知之推衍爲說是以不自知其當否每有請焉更願詳覽前書重賜提誨不勝幸甚

李原中曰伊川先生有言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體會於一人

之身不過只是盡己及物之心而已曾子於日用處夫子自以見之恐其未必覺此是一以貫之之理者故卒然問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於是領會而有得焉輒應之曰唯忘其所以言也東坡所謂口耳俱喪者亦佳至於答門人之問只是發其心耳豈有二耶若以謂聖人一以貫之道甚精微非門人之問所可告姑以忠恕答之恐聖賢之心不如是之支也如孟子稱堯舜之道孝悌而已人皆足以知之但合內外之道使之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精粗不二袞同盡是此理則非聖人不能是也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特起此以示人相近處然不能貫之則忠恕自是一忠恕爾

某蒙錄示李原中所論忠恕引伊川之言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竊謂此乃忠恕之極致若夫初學之士則須由中庸所謂違道不遠者入然後可以至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一以貫之何二之有曾子直指以示門人而子思傳得其正矣但將諸經典聖賢所言忠恕處類聚熟看深思而體認之則自見矣

問論語疑義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
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喜謂信或不近義則言不可復而信近於義者
又非必於復言也然言自可復而以動必趨義
故也恭或不近禮則自貽恥辱而恭近於禮者
又非期遠恥辱也然恥辱自不能及以有禮而
不懼故也所因不得其人則不可以爲宗主因
不失其親又非必皆欲宗之也然亦可宗矣以
其人誠賢故也亦云者言不特可親而已雖宗
之亦可也

答信與義異名恭未足以盡禮皆相近而已何
以見其近惟有信者言必慮其所終未嘗一違
於義何至於不可復哉恭者不侮人則人亦無
而侮之此禮所以爲藏身之固也恥辱安得而
及之

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喜謂此庸言庸行之所必然非以干祿而祿在
其中矣與孟子論經德不回者同意或謂告子
張以干祿之道疑未安

答孔子非教子張干祿甚明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熹謂不仁者中無所主樂則思驕約則思濫若有不能一朝居者而況於長久乎惟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所居而安者仁而已矣知者真知仁之爲美以爲利而必趨焉無物足以易之也如此然後可以久處約長處樂無入而不自得矣

答仁者求在我者出豈以窮約逸樂動其心哉不仁者求在外者也其處窮約逸樂也雖或暫能勉強而非出於誠心則濫與驕不期而自至是可以久且長哉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熹謂此章諸家文義皆不甚通不知如何說爲是

答聖人嘗以木訥爲近仁巧言爲鮮仁佞蓋巧言而木訥者也則仲弓之仁宜或人以其爲不佞矣然古人自謙之辭曰不佞故說者謂佞爲口才若仁人而又有口才是有德而又有言者也庸何傷孔子因或人以不佞少仲弓故明言口給屢憎之不仁以闢之謂不務德而徒事於頰舌者也不曰不仁而曰不知其仁聖人之辭雍

容不迫每每如此再言焉用伎則不足尚之意
深切著明矣

聞一知十聞一知二

問或謂顏子所以不可及正不在此子貢蓋失
之故夫子亦以爲弗如也 謂聞一知二者猶
可以思慮考索而至至於聞一知十則非超然
默會於言意之表者不能也不審孰是

答恐當用後說

吾未見剛者

熹疑此語爲宰子晝寢而發或以申張對則赫
吾夫子之所謂剛

剛 答苟無以勝人慾之私則志不足以帥氣焉得

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問士民以公事至其宰之室不知所謂公事者
何事也若邑之公事則非士民所宜與若身自
有公事則滅明之爲人亦多事矣子游何賢爾
也某謂此所謂召之役而往役也不知是否以
周禮鄉大夫考之則賢者能者皆舍其後子游
知滅明之深如此而召後之恐未安

答公事非若今所謂官司之事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事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

矣

問問知而答之以此二句何以見其為知務民之義者何事所以務之如何施設鬼神之為德體物而不可遺如之何而遠之若謂此在外之鬼神不知鬼神有內外否

答惟知天下國家之本而道之以德者乃能務民之義惟知幽明之故與鬼神之情狀者乃能敬鬼神而遠知斯二者可不謂之知乎所謂鬼神者即人所事天神地祇人鬼也樊遲嘗請學稼圃之事是不知務民之義也其於鬼神未免有瀆脅諂媚之蔽事雖不見於經觀孔子答以敬鬼神而遠之亦在於解其蔽也

何有於我哉述而篇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子罕篇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

問此兩章所稱皆庸言庸行理自當然何與於我哉某嘗為此說近見所答何監有知義引此語意相近不知如何

答呂與叔云我之道舍是三若復何所有黃繼道舊談吾之道如是而已外此吾何有哉觀夫子有言事公卿父兄勉喪事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與學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

之意則黃呂之說似得之矣且伊川解子罕篇何有於我哉意亦類此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

問或說遠暴慢鄙倍近信猶曰有諸中而形諸外動容周旋無不中禮也只就有道者身上說或說此三者皆物之應道之徵也有風動神化之意遽且之事則有司存抑末也非君子所以化民成俗之本矣兩說孰是

荅動容貌出辭氣正顏色乃有諸中形諸外動容周旋中禮也唯其如此故能遠暴慢鄙倍而近信自物之應道之徵化民成俗之本

兩說相通不見其異也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此章舊說連上文自蘇端明范內翰呂吉甫始離為一章蘇范謂此思賢而不得見之詩呂謂兄弟相遠之詩蓋小雅常棣之一章夫子以其不合而刪去之近見洪伯山說據爾雅唐棣非常棣棣自是兩物非一詩也洪名居仁篤實之士專靜好孝嘗從胡氏二丈游

熹謂別為一章於文為便但三家所釋之意則有可疑者竊詳詩意止是觀物而有所思者如

東門之墀茹慮在阪其室則迹其人甚遠之類
夫子引之而斷章取義以明學者之志於道則
異於是矣欲之則至何遠之有哉此或逸詩或
刪去者皆不可知也然文意在彼而起義在此
亦詩可以興之意

谷論語疏謂唐棣為郁李嘗觀其花稠密盈條
宜其以興兄弟也然其開也皆相背外向所謂
備其反而也猶周之同姓分封諸國壤地異處
手足之情寧不思念其如遠何哉仲尼因此詩
章句而發明之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蓋如
唐棣之華其蒂所著實同枝條思而及此不亦
近乎予以明兄弟之恩求道之要無不切當
不悛不求何用不臧

問此章或連上文或自為一章未知孰是
答似可以連上文為一章

迅雷風烈必變

問禮曰若有疾風震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
衣冠而坐所以敬天之怒也此章所記文相類
而旨意不同不可不察也蓋聖人與天地同體
其慘舒動靜相為流通無彼此之異故天地之
氣變於彼則吾變於此有不期然而然者此樂
天者之事敬天之怒不足以盡之

答禮記論語之文相類旨意亦未見其不同所謂聖人與天地同其體其慘舒動靜相為流通無彼此之異故天地之氣變於彼而吾變於此有不期然而然者此義甚妙但不必以樂天二字結之云爾則敬天之怒亦何害其為樂天也

問論語疑難

熹問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善人非豪傑特立之士不能自達者也苟不履聖賢之迹則亦不入其奧善人不為不善者也

答天舜孳孳取諸人以為善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善人之道學者之所由也子張可謂切問矣然其為人狂且過之則有不循軌轍之弊故答以必踐迹然後能入於室室道之極致處學者所歸宿也

問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不知未出門使民時如何

答仁人心也惟敬可以存心出入起居未嘗不敬出門使民時言其與物接之際耳苟有時而不敬則安能如見大賓如承大祭也

問孟子疑義

熹問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夫浩然之氣雖曰至大不可揜至剛不可屈以直而無曲養之而無害則亦存乎一體而已安知其能塞于天地之間乎夫道一也義亦道中物也何以言配義與道其謂養成浩然之氣然後可以合于道義乎其謂己有是氣與道義相配乎則氣自氣義自義道自道反成三物矣又曰是集義所生者則氣又獨本乎義者何以不言道

答通天下一氣耳其本在於吾身順理以養之固可塞于天地之間不然何以一身之微而能感格高厚至於甘露降醴泉出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義即道也別而言之則人所共由之謂道事得其宜之謂義在我者無不得宜則自反而縮所以養吾浩然之氣者至矣斯氣也雖所固有然養之則生害之則喪故云集義所生

問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堯舜湯武均聖人曷爲一言性之一言身之性之者得非以其孝悌之至乎身之者得非以其仗仁義而

征伐乎然則身之若不若性之者不思而得不
勉而中也何以亦謂之聖人

答堯舜爲天下得人揖遜而治自然之性莫之違
也湯武征伐非其本心特以身任天下不得已焉
尔性之身之雖不同及其成功一也故皆謂之聖
人若夫仗仁義則霸者之事也

問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
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君子
之言近自目前而道德存焉此言近而指遠者
也

答即心是道豈他求哉以此言之可謂近矣斯道
也極乎天蟠乎地放諸四海放諸萬物無所不通
其文之說如此帶所以束腰腹者也而心處乎其
上腰腹近在吾身自心觀之猶以爲遠所謂不下
帶者明其近之甚耳



問中庸

問中庸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夫狂狷者反中庸之類也孔子何復有取焉

答小人無所執守恣縱妄作而自以為中庸實則相反狂狷性有所偏爾儻能俯就企及猶可以至於中庸也

問乾坤二卦

問易有六十四卦俱有六爻而乾坤二卦獨多用九用六何也卦各有彖象諸卦之彖象皆居爻之前而乾之彖象獨居爻之後又何也諸卦之爻下復有象曰而乾獨無又何也

答乾坤二純卦六子之父母六十二卦之祖故有用九用六與它卦不同古易上經下經彖象文言上繫下繫序卦說卦雜卦各為一篇謂十翼後儒分彖象各在逐卦爻之下以釋經獨留乾一卦存舊體也



答朱元晦小東

讀書惟恐不能無疑疑而思思則有通之理承喻
去歲看論語近十篇其間疑處極多非篤志不及
此幸令念德一一錄來表老雖益愚當試思之或
有管見則以求正於賢者近所著述皆願見之

附錄中

浙學之辨

荅呂祖儉帖

荅孫應時書

先生還自浙中見其士習馳

且觀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兩章務收斂凝定



以致克己求仁之功而深斥其所孝之誤以爲舍六經語孟而尊史遷舍窮理尽性而談世變舍治心脩身而喜事功大爲孝者心術之害極力爲呂祖儉藩景愈孫應時輩言之按荅呂祖儉帖云大抵此孝以尊德性求放心爲本而講於聖賢親切之訓以開明之若通古今考事變則亦隨力所至惟廣增益以爲補助爾不當以彼爲重而反輕凝定收斂之實少聖賢親切之訓也若如此說則是孝問之道不在於己而在於書不在於經而在於史爲子思孟子則孤陋狹劣而不足觀必爲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之徒然後可以造於光明正大簡易明白之域也又帖云頃來議論一變如山移河決使孝者震蕩回撓不問愚智人人皆有趨時徇勢馳騖功名之心令人憂懼故不得不極言之○荅藩景愈帖云某以目昏不敢着力讀書閑中靜坐收

歛身心頗覺得力六國表議論乃是衰世一種卑陋之說吾輩平日講誦聖賢何爲却取此等議論以爲標的恐是日前於根本上不曾大段用工而便於討論世變上着力太深所以不免此弊向荅子約書亦極言之正恐赤幟已立未必以爲然耳某老矣不復有意於此世區區猶欲勉率同志之士熟講勤行以趨聖賢之域不謂近年議論逢起高者溺於虛無下者淪於卑陋各就已見不合至公使人憂歎不知所以爲計而今而後亦不復敢以此望於今世之人姑抱遺經以待後之學者○又荅孫應時書云近年彼中學者未曾理會讀書修己便先懷取一副當功利之心未曾出門踏着正路便先取落草由徑之計相引去無人處私語密傳以爲奇特直是不成模樣故不得不痛非之耳○永康陳亮同甫以文雄浙間自負王霸之略而任俠豪率先生去歲嘗與書箴其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且謂漢唐行事非三綱五常之正以風切之是年秋同甫始有書來辨難先生教書往復極力開諭同甫未嘗不心服焉按同甫最後有帖云祕書之李至公而時行之李也祕書之爲人掃尺情僞而一於至公者也故亮獨歸心於門

下有公則無私私則不復有公王霸可以雜用
則天理人慾可以並行矣亮所以綏綏者不欲
更添一條路所以開拓大中張皇幽眇而助祕
書之正學也豈好爲異說而求出於祕書之外
乎○先生嘗曰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說江西
穎悟永康事功若不極力爭辨此道無由得明



鵝湖辨論

淳熙乙未先生餞東萊至鵝湖陸九齡
子壽九淵子靜劉清之子澄來會相與
講其所聞二陸俱執己見不合而罷

鵝湖辨論今無所考按是時陸子壽有詩云孩
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
築室未闢無址忽成岑留情傳註翻榛塞著意
精微轉陸沉珍重友朋勤琢切須知至樂在如
今陸子靜和云墟墓興衰宗廟欽斯人千古最
靈心消流積至滄浪水拳石崇成泰華岑易簡
工夫終久六支離事業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
處真偽須先辨只今先生和云德業風流風所
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籃
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
却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以詩觀之
則學之同異可略見矣其後子壽頗悔其非而
子靜終身守其說不變○按東萊與先生帖云
陸子壽前日經過留此二十餘日翻然以鵝湖
前見爲非其欲着實看書講論心平氣下相識
中甚難得也先生答云子靜似猶有舊來意思
子壽言其雖已轉步而未嘗移身回思鵝湖講
論時氣勢今何止十去七八耶子壽歿東萊又

有帖云陸子壽不起可痛篤學力行深知舊學之偏求益不已乃止於此於後學極有所係也○先生祭文亦曰念昔鵝湖之下實云識面之初兄命駕而鼎來載季氏而與俱出新篇以示我意懇懇而無餘厭世學之支離新易簡之規模願予學之淺陋中獨疑而未安始聽瑩於曾次卒紛激乎談端徐度兄之不可以辨屈又知兄必將反而深觀遂逡巡而旋返悵猶豫而盤旋別來幾時兄以書來審前說之未定曰予言之可懷逮予辭官之未獲俾驂道左之僧齋兄乃枉車而來數相與極論而無猜自是以還道合志同何風流而雲散乃一西而一東○東萊又有帖云子靜留得幾日鵝湖氣象已全轉否若只就一節一目上受人琢磨其益終不大也先生答云子靜舊日規模終在其論為學之病如此即只是意見如此即只是議論如此即只是定本某因與說既是思索即不容無意見既是講學即不容無議論統論為學規摹亦豈容無定本但隨人材質病痛而救藥之即不可有定本耳渠却云正為多是邪意見開議論故為學者之病某云如此即是自家呵叱亦過分了須着邪字開字方始分明不教人作禪會耳又

教人恐須先立定本却說上面整頓方始說得
無定本底道理今如此一槩揮斥其不為禪學
者幾希渠雖唯唯然終亦未有窮已也觀此則
陸氏兄弟後來所向不同亦可見矣

無極之辨

答陸子韶子美書

答陸子靜書

程端蒙責子靜書

李方子跋象山遺言後

初子靜之兄子韶子美嘗有書與先生言太極圖說非正曲加扶掖終為病根意謂不當於太極上更加無極二字先生答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以為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虛寂而不能為萬化根本又曰無極只是無形太極只是有理子美不以為然而詆濂溪不已是夏子靜自謂其學少進因為之

申其辨以詆濂溪第一書有曰易之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况太極乎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言無中也豈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無極二字出於老子聖人之書所無有也先生答書有云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為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名二物實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者正

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躰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爲有形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又昧於道器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一物爲一極矣如老子復歸於無極乃無窮之義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子靜第二書有曰老氏以無爲天地之始以有爲萬物之母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微直將無字搭在上面正是老氏之李豈可諱也先生答書有曰詳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更請子細着眼未可容易譏評也以欲奉報又恐徒爲紛紛重使世俗觀笑旣而思之若遂不言則恐李者終無所取正是以終不獲已而竟陳之子靜再書其辭益憤先生答之以爲凡辨論者亦須平心和氣子細消詳反覆商量務求實是乃有歸着如不能然但於匆遽急迫之中肆支蔓躁率之詞以逞其忿對不平之氣則豈有君子長者之遺意乎如曰未然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

尊所聞各行所知無復可望於必同也言及於此悚息之深。時程端蒙嘗移書責子靜曰閣下之學偏而不正端蒙屢以責老先生不能正色明辨如孟子之於楊墨而其逡巡寬厚終欲挽閣下而回之此真聖賢愛人之度量而閣下曾莫之察不自反己而務以言語相軋意氣相傾不能平心定氣雍容辨詰以求真是之歸顧乃以市道之人遇小利害有所不平則喧爭鬪擊言色俱厲焉有學聖賢之學而有此等氣象哉甚為閣下不取也閣下之學疑似足以惑人頗為後生所尊仰願黜其私意平觀此理必求講明以歸於是庶不終自誤而亦不以誤人孔子曰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愚於閣下深有望焉子靜閱其書怒而焚之。李方子跋象山遺言後云象山之學其所謂賢智之過者與今觀是編亦可槩見言心而不及性則理之存於吾心者弗之察矣是其所謂心者特精神之運動而已言知而不及行則理之在於綱常日用間者弗之察矣是其所謂知者特空寂之悟脫而已大本既失言益偏駁故以持敬為杜撰則是聖賢教人以敬為入德之門者皆為欺天下後世也以實學為意見則是聖賢教人思

索論辨體驗充廣之功皆爲正理之障礙也以傳註爲榛塞以文義爲蛆蟲則是顏子不必博文孟子不必詳說而凡章句訓詁皆可一舉而盡棄之也以往言大訓爲先得我心之同然則是聖經賢傳但爲我心之印證不必就此而觀亦可以有得也以己之未克則雖自命以仁義道德爲期以至聖至賢之地皆其私則是孝者未至乎仁而不可有求仁之心未至乎聖而不可有希望之心苟有是心則皆爲己私而不可不克也嗚呼豈其內錮於異端之實而外託於儒道之名欲求所謂語言道斷心行路絕者而姑文之以是說者耶伊洛大賢倡明絕孝其功不在孟子下矣乃以爲不足與斯道之傳自謂孟子之後其傳獨在己也孟子之孝果若是乎若乃晚歲太極之書挾忿懣之氣肆荒蕪之辨則雖其門人高弟之爲是編亦不得而載矣彼其自謂全而實偏自謂精而實粗自謂正而未免於邪旣以自誤又以誤人絕升高自下之塗起欲速好徑之弊妄意躡等一起直入其蔽也爲狂躁爲誕傲爲侮聖言爲蔽淫邪遁而不自覺愚切懼其爲陷孝者之大坑大奔也不得已而書其後

附錄中

附錄下

答程珙問仁義之說

戊戌先生辭朝至玉出邑宰司馬邊請
為諸生講說辭不聽乃就縣庠賓位因
學者所請問而發明道要聞者興起迄
刻其語以傳于世

熹蓋聞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故聖賢
教人為學非是使人綴緝言語造作文辭但為
科名爵祿之計須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
而推之以至於齊家治國可以平天下方是正
當學問諸君肄業于此朝夕講明於此必已深

有所得不然亦須有疑今日幸得相會正好商
量彼此之間皆當有益時有程珙起而請曰論
語多是說仁孟子却兼說仁義意者夫子說元
氣孟子說陰陽仁恐是體義恐是用先生曰孔
孟之言有同有異固所當講然今且當理會何
者為仁何者為義曉此兩字義理分明方於自
己分上有用力處然後孔孟之言有同異處可
得而論如其不曉自己分上元無功夫說得雖
工何益於事且道如何說箇仁義二字底道理
大凡天之生物各付一物性非有物只是一箇
道理之在我者爾故性之所以為體只是仁義

禮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於此。韓文公云：人之所以爲性者五，其說最爲得之，却爲後世之言性者多雜佛老而言，所以將性字作知覺心意看了，非聖賢所說性字本指也。五者之中，所謂信者是箇真實無妄底道理，如仁義禮智皆真實而無妄者也。故信字更不須說，仁義禮智四字於中各有分別，不可不辨。蓋仁則是箇溫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搏節底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其於人心乃是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爲用，則仁者爲惻隱，義者爲羞惡，禮者爲恭敬，智者爲是非，隨事發見，各有苗脉，不相叢亂，所謂情也。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恭敬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謂之端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緒發見於外，然後可得而尋也。蓋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體用又自各有分別。湏是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見得仁義兩字是箇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實不過於一陰一陽而已。於此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又自見得仁字是箇生底意思，通貫

周流於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體也。義則仁之
斷制也。禮則仁之節文也。智則仁之分別也。正
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生也。夏則生
之長也。秋則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也。故程子
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
包四者。正謂此也。孔子只言仁。以其專言者言
之也。故但言仁。而仁義禮智皆在其中。孟子兼
言仁義。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於孔子
所言之外。添入一箇義字。但於一理之中。分別
出來。爾其又兼言禮智。亦是如此。蓋禮又是仁
之著。智又是義之藏。而仁之一字。未嘗不流乎
四者之中也。若論體用。亦有兩說。蓋以仁存於
心。而義形於外。言之則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而以仁義相為體用。若以仁對惻隱。義對羞惡。
而言則就其一理之中。又以未發已發相為體
用。若認得熟。看得透。則玲瓏穿穴。縱橫顛倒。無
處不通。而日用之間。行著習察。無不是著功夫
處矣。珙又請曰。三代以前。止是說中。說極至。孔
門答問。說着便是仁。何也。先主曰。說中說極。今
人多錯會了。他文義。今亦未暇一一詳說。但至
孔門方說仁字。則是列聖相傳。到此方漸次說
到親切處。爾夫子所以賢於堯舜於此。亦可見

其一端也。然仁之一字，須更於自己分上實下功夫始得。若只如此草草說過，無益於事也。先生因舉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一章，而遂言曰：所謂性者，適固已言之矣。今復以一事譬之。天之生此人，如朝廷之命此官，人之有此性，如官之有此職。朝廷所命之職，無非使之行法治民，豈有不善？天之生此人，無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理，亦何嘗有不善？但欲生此物，必須有氣。然後此物有以聚而成質，而氣之爲物，有清濁昏明之不同。稟其清明之氣，而無物慾之累，則爲聖；稟其清明而未純全，則未免微有物慾之累，而能克以去之，則爲賢；稟其昏愚之氣，又爲物欲之所蔽，而不能去，則爲愚。爲不肖，是皆氣稟物欲之所爲，而性之善未嘗不同也。堯舜之生，所受之性，亦如是爾。但以其氣稟清明，自無物欲之蔽，故爲堯舜。初非有所增益於性分之外也。故知性善，則知堯舜之聖，非是強爲識得。堯舜做處，則便識得性善底模樣。子而凡吾日用之間，所以去人欲，復天理者，皆吾分內當然之事。其勢至順而無難。此孟子所以首爲文公言之，而又稱堯舜以實之也。但當戰國之時，聖學不明，天下之人，但知功利之可求，而不知已。

性之本善聖賢之可學聞是說者非惟不信往
往亦不復致疑於其間若文公則雖未能及信
而已能有所疑矣是其可與進善之前芽也故
孟子於其去而復來迎而謂之曰世子疑吾言
乎而又告之曰夫道一而已矣蓋古今聖禹同
此一性則天下固不容有二道但在篤信力行
則天下之理雖有至難猶必可至况善乃人之
所本有而爲之不難乎然或氣稟戾愚而物欲
深固則其勢雖順且易亦須勇猛着力痛切加
功然後可以復於其初故孟子又引商書之言
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但悠悠似做不做
則雖本甚易而反爲至難矣此章之言雖甚簡
約然其反復曲折開曉學者最爲深切諸君更
宜熟讀深思反復玩味就日用間便着實下功
夫始得中庸所謂尊德性者正謂此也然聖賢
教人始終本末循循有序精麤巨細無有或遺
故才尊德性便有箇道問學一段事雖當各自
加功然亦不是判然兩事也中庸曰大哉聖人
之道洋洋乎發育万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
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然後行故曰苟不至
德至道不凝焉是以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
廣大而尽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

篤厚以崇禮蓋道之爲體其大無外其小無內
無一物之不在焉故君子之學既能尊德性以
全其大便須道問學以尽其小其曰致廣大極
高明溫故而篤厚則皆尊德性之功也其曰尽
精微道中庸知新而崇禮則皆道問學之事也
學者於此固當以尊德性爲主然於道問學亦
不可不尽其力要當有以使之交相滋益互相
發明則自然該貫通達而於道體之全無欠闕
處矣今時學者心量窄狹不耐持久故其爲學
略有些小影響見聞便自主張以爲至足不能
遍觀博考反復參驗其務爲簡約者既蕩而爲
異學之空虚其急於功利者又溺而爲流俗之
卑近此爲今日之大弊學者尤不可以不戒方
子按此乃先生晚年教人真切之訓故具錄之

明人勉齋黃榦述

嘉定丙子仲秋上下之翌日同舍諸賢會于先師之祠下祀事畢俾某講明先師教人之意思不肖何足以當此重念廢學日久政有望於講習之益故敢僭言之竊謂先師之道本諸無極二五流行發育之妙具諸天理人心常行日用之間存之則為聖為賢去之則為下愚為不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躬行於上孔子孟子濂溪二程講明於下迨我先師剖析毫釐窮極幽眇推明演繹炳如日星為學者慮至深切也至其教人之方則曰居敬曰窮理曰力行此又其諄諄反覆而屢言之者所讀之書則先之以大學次之以語孟而終之以中庸其為科級則又皆可循序而進也從遊之士亦嘗從事於斯矣夢奠之後篤篤信力行者不無其人其間亦有如某之類棄其所學自負初心者可不深求其故耶趨向卑而立志之不高私欲昏而信道之不篤尋行數墨而見理之不明入耳出口而反躬之不實此其所以粗有所聞而不能朞月守也嘗試思之一命之爵人未有輕辭之者十金之產人未有輕棄之者以其可貴也聖賢之道其為

可貴豈直一命之爵千金之產哉受天地之中
以生而聞堯舜禹湯數聖人之道居禮義之國
而得大賢以爲之依歸豈可不講之終身而遽
忘之乎昔者孔孟之教人曰守死善道曰舍生
取義夫死生亦大矣至於道義之可樂則生不
足戀而死不足顧生不足戀而死不足顧則於
聖賢之道如飢者不忘起猶未足以諭其切也如是則
忘歸病者不忘起猶未足以諭其切也如是則
無負於先師之門矣不然則隨波逐流醉生夢
死卒爲一世庸人而不自覺也豈不深可哀也
哉此則愚不肖之所深病敢布露之以庶幾君
子之見教焉

右竹林精舍講義

文公年譜序

門人果齋李方子

先生之道大矣小子不敏何足以知之高弟黃
榘論次事狀辭嚴義密敢撫綱要綴以管穴繫
語下方其辭曰 先生以命世之資負離倫之
識年十有四即慨然有求道之志內攷諸典籍
外參諸師友未得其要出入於釋氏者亦既有
年及見延平先生與之往復其論欣然會心始
信吾道之自足而惡異學之亂真由是復取聖
經賢傳而講求之研精覃思夜以繼日微無不
析深無不窮延平蓋屢有起予之嘆焉士於真
積力久功崇業鉅則延平之所未至者亦皆有
以自得之上自羲文周孔羣聖相傳之統以及
我

朝周程張邵諸老先生繼絕之緒下至古今諸
儒訓釋發明片言一善之長莫不包羅合輯融
釋貫通以協于一而會其歸蓋天地之純全古
入之大體至是毫髮無遺恨矣先生之道之至
固非小子所得而聞也嘗竊論之太極之妙立
乎二氣五行萬物之先而行乎二氣五行萬物
之內蓋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抵也人之生也
全而得之其體則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

惻隱羞惡辭遜是情而心兼統焉凡散而見於五典五禮庶物事事之間固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不容已者是則所謂道也斯道也無物不有大至於天地之運小至於一塵之微不能外也無時不然遠至於古今之變近至於一息之頃不能違也分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不見其有餘也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不見其不足也是故散一爲萬則條流脈絡粲然而不可亂歛萬爲一則融會通貫渾然而不能離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人極立而與天地參矣先生之語至其與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晦菴先生語錄大綱領. —北京: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3.12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2319-4

I. 晦… II. … III. 朱熹(1130-1200)—語錄
IV. B244.71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3)第101576號

ISBN 7-5013-2319-4



9 787501 323197 >

書名 晦菴先生語錄大綱領(全三冊)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7號)

發行 Tel:(010)66151313 Fax:(010)66174391

E-mail: Btshb@public1.n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造紙 華寶齋

印刷 杭州富陽古藉印刷廠

開本 八

印張 三二

版次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二〇〇

書號 ISBN 7-5013-2319-4/K·712

定價 一〇三〇圓

